

(上接06版)

## 数字图书馆

我当时撰文指出,图书馆是为了传承人类记忆而存在的,让社会各阶层能够免费获取知识是图书馆的社会职责,公益性是图书馆的立身之本,有偿服务是不足取的,而图书馆为了提高员工较为菲薄的经济收入,又不得不搞一些有偿服务,这就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会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而消失,是暂时的。现在来看,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至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整个90年代,除了有些学者提出“信息资源”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作为80年代探究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继续,其他方面几无建树。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虽然还是处于低谷,但发展的机遇已悄悄来临。我国图书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渐渐进入自动化图书馆时代。

问:20世纪90年代,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成功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并在国内较早地将书目查询系统升级为OPAC。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馆自动化建设这方面的情况。

吴志荣:上海地区图书馆数据库建设始于80年代后期,至此我们进行了一次盘点,当时各图书馆建设的大多是书目数据库,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当时我撰文提出优化图书馆数据库建设,以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图书馆带来经济效益。

Client/Server 结构的概念是1992年下半年传入我国大陆的,我国大陆第一个采用Client/Server结构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动化部研制的上海师大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SNULAIS),这个系统于1996年6月正式开通。因为要实现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我就十分关注当时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进展,发现自动化建设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图书馆自动化建设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延迟我国图书馆的网络化进程。1998年,我的思考成果《我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中的问题及原因》发表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该文被引量很高。

问:与传统图书馆相比,您认为自动化图书馆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吴志荣:自动化图书馆实现了传统业务自动化和管理自动化,它的优势在于大大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以及便利了读者检索和获取文献,因为自动化具有批量查重、快速清点、快速检索等功能,同时为今后的网上发送图书订单、网上联机编目、OPAC检索打下了基础,所以说,MARC的成功研制是图书馆发展历史上的大事。相应地,各类图书馆都成立了技术服务部门或自动化部门。值得关注的是,在图书馆自动化时代,分编工作仍然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

问:现代技术发展迅猛,图书馆自动化后,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由传统图书馆转向数字图书馆。1999—2009年的十年时间里,您持续关注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二十篇。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数字图书馆”的?

吴志荣:“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是美国学者伍尔夫(W.Wulf)于1988年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图书馆建设受到国家重视。国家数字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政府投资的国家级数字图书馆工程,它的建设对于我国数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从1995年开始跟踪研究数字图书馆,2000年开始申请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2004年正式启动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引起图书馆界的高度关注。至此,数字图书馆已风行了十余年。不过,数字图书馆阶段应该不是一个清晰的阶段,因为纯数字图书馆基本没有出现过。为了表达的方便,我们依据这一段时期文献数字化发展迅猛的特征,称之为“数字图书馆”也不为过。

问:您的专著《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曾被纳入国内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的十大优秀著作之一,您如何看待这本专著的意义?

吴志荣:这本书的“意义”主要是“早”,它较早地向国内图书馆界论述了数字图书馆的方方面面,系统而深入,故被引量很高。由于该书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所以该书的出版让我既是图书馆管理者又是图书馆学研究者身份得以彰显。该书论述了数字图书馆理念的形成功程、数字图书馆得以构成的基础条件、数字图书馆的组织模式以及运作方式、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数字信息资源的整序等。我不想理论的圈子里绕来绕去,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从理念走向现实”,数字图书馆的思考和实践不能是两张皮,而是一个有活力的机体。

这本书出版后,数字图书馆发展还是很快的,我继续关注新的实践,吸取新的理论,后来又发表了不少有关数字图书馆的论文。据统计,2004年我关于数字图书馆的论文被引量在国内名列第四。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图书馆相比,在存在的基础条件及信息资源采集、整序、保管、提供的技术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些不同,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理念与新方法:在数字图书馆时代,人们应该接受许多不同于传统图书馆时代的新理念,如整体化;能获取,但不拥有;交互式的分类方法以及非专业化倾向的著录;动态的信息资源保存方法;个性化服务;有偿服务和无偿服务有机结合等。我国图书馆数字化进程中存在着认识方面、技术方面和社会法律环境方面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与解决。

问:新世纪起,您开始实施图书馆数字化计划,请谈谈贵馆开发“上海近代方志数据库”的背景和意义。

吴志荣:结合馆藏,挖掘馆藏,开发特色馆藏文献数据库,是图书馆业务水平的重要体现,因为这既体现了馆藏水平,又体现了技术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上海地方史资料较为完备。如上海郊县的府、乡、镇志和类志,上海近现代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都比较丰富,上海地区历史人物的诗文集收藏亦较齐全,如稿本《二十六保志》、清季沧葦藏钞本《水利集》均为珍贵资料。我提出总的思路,然后组织一批青年人进行技术攻关,组织一些老同志在文献标引质量上把关,推出了“上海近代方志数据库”。数据库建设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我们既保护了文献,又能帮助读者便捷地使用文献。文献数字化是解决长期以来图书馆藏与用的矛盾的好方法。

问:数字时代,“数字图书馆”(或“数字化图书馆”)出现的频率很高,此时,图书馆人是否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何为建设和研究“数字图书馆”的正确之道呢?

吴志荣:关于数字图书馆,确实出现了唯技术主义观点占主流地位的现象。唯技术主义的“数字图书馆”观将把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实践带向歧路。图书馆人要了解和吸收最新的数字技术,但决不能盲目跟风,要让技术体系适应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就如当年的MARC技术和图书馆自动化技术都是由图书馆人发起和主导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也应该如此,数字图书馆的理论研究更应该如此。

问: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重在数字资源建设,后期重在数字信息交流。您的《数字图书馆——从理念走向现实》集中代表前者,《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集中代表后者,可以这样说吗?您能谈谈《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这部力作吗?

吴志荣:基本上可以这样分类,但一般的划分是:首先是数字资源建设,然后是服务升级。不过,多年来,我们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这与没有把数字图书馆纳入数字信息交流的体系,没有把数字图书馆视为一个组织、控制、维护和发展信息交流的社会机构有关。可以说,数字图书馆研究缺乏基础理论研究。

《虚拟与现实:数字信息交流研究》从哲学、社会、历史等宏观层面对数字信息、数字信息交流、数字信息交流的社会机制、数字信息的交流模式以及数字信息交流的效果评价进行研究,着力构建了一个关于数字信息交流的理论体系,试图使之成为包括数字

图书馆在内的社会各种数字信息交流活动的基础理论,并阐述了数字图书馆这种社会机构在数字信息交流体系中的生存策略和发展趋势以及信息交流模式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

问:数字图书馆时代,不少图书馆的空间变大了,并引进了许多新馆员。在帮助年轻人快速成长这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

吴志荣:21世纪初,我国图书馆事业进入了很好的发展时期,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大量的高素质人员进入各类图书馆。如何发挥这些人的作用,是各类图书馆的重要课题。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也在这个时期陆续引进三十多位本科以上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的青年馆员。我认为搞科研能树人,且能推动工作。

为了帮助他们成才,我先是培养他们的兴趣:成立青年学术沙龙,开展演讲比赛,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结对,到兄弟学校图书馆进行学术交流等。接着试水潜游:2004—2009年,每年编辑出版《现代图书馆建设论丛》,为馆内职工科研探索搭建平台。然后助推成才:与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签署双方图书馆馆员互访协议,双方馆员交流互访;和有关机构合办举办“馆藏与出版”论坛,借助论坛的平台,精心组织并指导他们撰写论文,帮助青年馆员开题,帮助修改文章,使得很多从来没有发表过论文的青年人能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短短几年中,这些青年馆员在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经过数年的努力,图书馆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研究队伍,在国内图书馆界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是我留给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一笔宝贵财富。

问:数字化已成为新世纪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数字图书馆的前方又将会是什么呢?

吴志荣:对于数字图书馆,我们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实际上数字图书馆没有独立地成为一个阶段。数字图书馆体现在文献资源数字化后,检索和获取方法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或者数字图书馆建设)仅仅是当前图书馆发展的一个方面,绝不是全部。如果要完整地提出当代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向现代图书馆发展”仍然是一种较为正确的提法。

2003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奉贤新馆开馆典礼隆重举行。新馆从管理科学化、服务人性化、加强数字化建设、加强网络化建设、人员专业化等方面把现代图书馆的崭新理念注入到了这幢建筑物中。

当然,要真正落实现代图书馆的理念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目前的工作离实现现代图书馆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如要变被动的服务为主动的服务就比较难



▲吴志荣代表作品

以实现)。

2005年,我分析数字时代现代图书馆的构架以及建设的特点及难点。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在2007年正式启动了IC(信息共享空间)的服务模式,该空间是国内当时已经实际运行的规模最大的IC。IC服务模式能让大学图书馆实现全方位的信息资源整合,走近读者,实现图书馆教学化和教学图书馆化,从而在数字时代保持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 复合图书馆

问:2009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初景利编著的《复合图书馆理论与方法》,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复合图书馆的各方面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认识“复合图书馆”的?

吴志荣:复合图书馆是传统图书馆、自动化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混合。人们认识到数字图书馆必须依托已经进入自动化发展的传统图书馆,纯粹的数字图书馆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同时,由于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问题至今并未解决,纸质馆藏必须继续保存。因此把现阶段的图书馆称为“复合图书馆”比较合适(以前也曾出现过“混合型图书馆”的称谓)。一般认为,传统图书馆经历了自动化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如今是复合图书馆,并正在向智慧图书馆发展(当然,智慧图书馆的含义目前并不清晰,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理清)。

(下转08版)